

卷一
五





Folio

PL 2716

.W24

v. 6

論衡卷二十五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
 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
 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
 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
 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
 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
 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一有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
 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
 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數宅何也民
 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

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
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
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處與街巷民家何以異
州郡縣邑何以不數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
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
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
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
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辱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
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
爲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曰戰勝紂以甲子曰戰負二
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
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火也

在天爲日在地爲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
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
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
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徒言甲乙必言子
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
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日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
不已與日廷異何謂甲乙爲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
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爲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
夫如是於五行之象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爲言加時乎
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
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
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爲

姓邪以口張歛聲外內爲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爲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張口歛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爲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爲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爲義若文王爲昌武王爲發也以類名爲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爲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爲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歛外內調宮商之義爲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

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歛調姓之義何居
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福何在禮買
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
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
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
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
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
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向無宜何門之掩地
不如堂廡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官皆以堂如門人
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
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

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舍傳聞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貶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各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爲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爲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

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無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辨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謂火常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無金西方可無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爲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爲禍如無所知不能爲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烟雲同驅逐雲烟亦不能除形旣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爲害貴

人之出也萬民竝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卻
士卒還去卽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
於觀不爲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
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卻也然則驅逐鬼者
不極一歲鬼神不去今驅逐之終食之間則舍之矣舍之鬼復
還來何以禁之暴穀於庭雞雀啄之主人驅彈則走縱之則來
不終日立守雞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爲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雞雀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
不能除虎狼所爲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卻盜賊不能
滅盜賊所爲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
然則鬼神之集爲命絕也殺虎狼卻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
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

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鬪戰鬪壹再錯指受服如不服必不
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
戰鬪無以異也病人戰鬪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
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
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
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闕也
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爲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
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
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
而皆亡一居江水爲虐鬼一居若水爲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
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
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

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禍並
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
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
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
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
富家翁媪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天壽貴
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爲福福不由祭祀世
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
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
之禮解除之法眾多非一旦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
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
謝土神名曰解土爲土偶人以像鬼形今巫祝延以解土神已

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
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
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蝨蝨着人身也蝨蝨食人賊人肌膚
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蝨蝨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
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蝨蝨之音猶地不
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口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
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達乎今所解
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士則一宅之士猶
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
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
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
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

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為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齋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船車飭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為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為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慙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崇謂崇未得得崇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
崇崇得修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
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
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歡而
已鬼神未必欲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
恩義耳何欲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
其不能欲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天有列宿地有宅舍
宅舍附地之體列宿着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
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
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
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歛斗羹乃能飽足

多者二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坵之上一鬴粟牛粢飴
 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
 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
 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川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脉也
 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脉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
 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為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脉也
 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
 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人之膚
 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
 室中雷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
 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
 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

者寸也天也祭天也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為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煦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

猶人之有吹噓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膈噎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則人吹噓精液。膈噎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已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哀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哀怒。無用喜怒哀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卽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

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楸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鮑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楸而掎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懼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楸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楸擊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如無義而歸之鮑身則厲鬼

女事目七百異目... 古史... 女... 魚... 魚...

將復以穢培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
備神喜肯見體以食賜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
怒者身存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
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
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培夜姑不可信也且夫歆者內氣
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
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
也使鼻孰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
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
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
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
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卧也置食物

卷三

論衡

七

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卧不覺者也安
能知食不能飲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
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
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祀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禱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
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
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禱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
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多助非之則言行見
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飲之福非鬼爲祭祀之
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
能神也信鬼神飲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
有儲待邪將以人食爲飢飽也如自有儲待儲待必與人異不

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待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壹祭壹否則神壹
飢壹飽壹飢壹飽則神壹怒壹喜矣且病人見鬼及卧夢與死
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緣有飲食則宜有衣服
故復以繪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黃鬼饗
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贊一
尺之衣其背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
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
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安得福祐而堅
信之乎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
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
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
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
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
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
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
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
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
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
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
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雷之功門戶人所

出人井竈人所飲食中雷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
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火木乃使重爲句
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
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
子曰柱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
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
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
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秦厲曰戶曰竈諸侯爲國立
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
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

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皆為思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
 之故飲食之愛鬼神者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
 廢高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使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
 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為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
 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暮春四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
 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
 存故世常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
 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難曉而不識說
 縣官名曰明星緣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星東方也東方主春
 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獨求春者

重本尊始也。審如儒者之說，求春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爲之祭戶，論者肯然之乎？不然，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儒者或見其義，語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興，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羣神者，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搖之，雨以潤之，雷以動之。四時生成，寒暑變化，日月星辰，人所瞻仰。水旱人所忌惡，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

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
 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
 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
 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賴其力故祭報之
 宗廟先祖己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
 祀示如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賞功供養之道故有
 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贛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
 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注音本
 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過徐徐君好其劍季
 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帶
 其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為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
 以徐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去祀為報功者其用

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肯先者其恩猶季之帶劍於家
樹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齋戒畏敬若有鬼神修興弗絕若有
禍福重恩尊功愍懃厚恩未必有鬼而享之者何以明之以飲
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退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
祭必齋如也禮曰待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
諸祀也飲食亦可毋祭禮之諸神亦可毋祀也祭祀之實一也
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
載賢者所紀尙無鬼神況不著篇藉世間淫祀非鬼之祭信其
有神爲禍福矣好道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清潔也
鬼神清潔於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情
不能爲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
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

卷三五
三
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施恩而爲
福怒則發怒而爲禍鬼神無喜怒其有則雖常祭而不絕久廢
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

論衡卷二十六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獨見之明獨聽之聰
事來則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著龜之知言
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
賢夫名異則實殊質同則稱鈞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
殊也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
堂踞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
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邱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亂
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造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
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
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

世也不案圖書不聞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怪之言皆在識記所表皆效圖書亡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效驗高皇帝封吳王送之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汝邪到景帝時漢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言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見漢之勇則謂之是原此以論孔子見始皇仲舒或時但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仲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仲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默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睹仲舒亦復以吹律之類矣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牀顛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

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濤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陝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還過從江乘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邱平臺既不至魯識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至魯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董仲舒亂我書亦復不可信也行事文記譎常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前因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禍福也亦揆端推類原始見終從闕卷論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識書祕文遠見未然空虛闕昧豫睹未有遠聞暫見卓譎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放象事類以見禍推原往驗以處來賢者亦能非獨聖也周公治魯太公知其後世當有削弱之患太

公治齊周公睹其後世當有劫弑之禍見法術之極睹禍亂之前矣紂作象箸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緣象箸見龍干之患偶人睹殉葬之禍也太公周公俱見未然箕子孔子並睹未有所由見方來者賢聖同也魯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嘯由老弱之徵見敗亂之兆也婦人之知尙能推類以見方來況聖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年嚴襄王母夏太后夢孝文王后曰華陽后與文王葬壽陵夏太后嚴襄王葬於范陵故夏太后別葬杜陵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其後皆如其言必以推類見方來爲聖次室夏太后聖也秦昭王十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宮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此效聖樗

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其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樛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焉竟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樛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之墓也韓信葬其母亦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其後竟有萬家處其墓旁故樛里子之見博平王有宮臺之兆猶韓信之睹高敞萬家之臺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視洞聽之聰明皆案兆察跡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動作之變聽言談之詭善則明吉祥之福惡則處凶妖之禍明福處禍遠固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曉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

之事惟精思之雖大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
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
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
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
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
都牧滔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
厭合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筮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
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
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
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
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
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卻念百姓

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
子弑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聖人能知之乎
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
者之不如今也論損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
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牆東令之出聲使
聖人聽之牆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
流湮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與商老
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
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其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
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
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尙能聽
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

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眾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狴狴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狴狴至輒能名之太史

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眾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
而孔子名徃徃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
陰見默識用思深祕眾人濶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
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
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
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
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
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黃帝生而
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
稱其名非神靈之效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
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
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徧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

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
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
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
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
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
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
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
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
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自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
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
欲爲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爲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
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

學知其非聖天地之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狴狴知狴狴之類
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爲若狴狴乎則夫狴狴之類
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爲若僮謠
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爲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
如以聖人爲若巫乎則夫爲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
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
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
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騫相過事有難知
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
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
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
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

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
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不知者聖人亦不
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
不普未足以論也所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
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踦校不具非所
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
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
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
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
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夫能開精
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

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遠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眾不見信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准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

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以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飯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爲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

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
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
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
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
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爲
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
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
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
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
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爲
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
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爲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

人以爲葬也鄰人鄒曼甫之母告之然後得合葬於防有塋自
 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
 雨甚至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泣然流
 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
 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
 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眾多非一
 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
 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門
 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
 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
 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生人請賓飲
 食若呼賓頓若舍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洎孫必教親徹饌退膳

不得飲食閉館關舍不得頓賓之執計則必不往何則知請呼
無喜空行勞辱也如往無喜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
實難知吉凶難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
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不履辱身
之行無爲周流應聘以取削跡之辱空說非主以犯絕糧之厄
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恩闕道不行民
在塗炭之中庶幾欲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
爲道不爲己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
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
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衛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衛不能用己
則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衛反魯言之
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衛

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
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禱卜使痊也死兆未
見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還鑿
絕攬筆定書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
游者可爲綸走者可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
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
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氣交
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龍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
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
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康浚井意欲殺舜
當見殺已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
使父與弟得成殺已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

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筮
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
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
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
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
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
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
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
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
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實事之人也言周
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
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

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
 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
 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
 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強力不倦超踰
 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
 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
 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間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
 差賢一等爾何以爲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
 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
 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
 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
 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

盲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經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險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國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言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

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客謂髡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後見
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呼淳于生誠聖人
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
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
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雖湯禹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
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如以髡等非聖則
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
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
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
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
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
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士

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
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
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
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異
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
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
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之先知子
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東郭之徒亦聖也夫
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太宰
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
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
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

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
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
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其田蚺曰寡
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蚺對曰臣之
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蚺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
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蚺未有
功而王問蚺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蚺
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稟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
蚺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蚺之言爲易未必能是言臣之所
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號仁智共之子貢問
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墜而教不倦

子貢曰學不廢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
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
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
或類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
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已則
已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又曰聖人百
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
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
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
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
也宰予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

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質易也

論衡卷二十六終

論衡卷二十七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邾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嫵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薦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

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眾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眾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眾意齊威王以毀封卽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卽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眾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眾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眾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

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
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眾
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
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
卽喜樂矣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
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
問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
加而民亦說蓋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闔下坐賤客鼓
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卽闔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
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應也動
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
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鈎之屬切磨以嚮日

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尙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卽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沒不章鼓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羣臣之功蕭何爲賞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羣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

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竄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藥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遇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也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功終不立命當死矣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后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邱壽

王武帝時待詔上使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
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
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
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
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
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
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
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
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
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
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旣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
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

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諸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
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也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
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荆軻
醫夏無且是矣荆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
偶爲秦所擒當荆軻之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
囊提荆軻旣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
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猶稱賞者意
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
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義至不謀就事義有餘效
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
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
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

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
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
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
名成眾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
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
契臯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
之聲蔽於賢君之名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
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
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死其
患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
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疎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
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

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
逆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矣君子之
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
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筆者小而可得量者少也惡至
大筆弗能數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
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
溝咸識舟楫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
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
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
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祿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
卻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
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綆伯玉可懷

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掩已而
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
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
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
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太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
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
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
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
實無財何割口饑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
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兄子分家財
多有以爲恩義崑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
推讓之人財若崑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

寄食於南昌亭長何財之割顏淵簞食瓢飲何財之讓
財取多無廉讓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
行爲賢乎是則委國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高官大立人
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
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憺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
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憂世濟
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務而還與黃
老同操非賢也以舉義千里師將朋友無廢禮爲賢乎則夫家
富財饒筋力勁彊者能堪之匱乏無以舉禮羸弱不能奔遠不
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
多故也使穀食如水火雖貪恡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故財少則
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

以交施矣舉擔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無傷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證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強之故也堅強則能隱事而立義軟弱則誣時而毀節豫讓自賊妻不能識貫高被箠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鈞者矣以經明帶徒聚眾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論郵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封完書不遺教審令不遺誤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有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郵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祕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好事勤學不舍若專成之苗裔有世祖遺文得成其篇業觀覽諷

論若與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
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詐卓譎能將兵御眾爲賢乎是韓信
之徒也戰國獲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還入禍門矣高
鳥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鳥之弓狡兔之犬也
安平身無官則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棄臣而賤士世所用
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
得謀反誅死之禍哉有功彊之權無守平之智曉將兵之計不
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滅國絕不
得名爲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
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
稱之夫自文帝尙多虎圈齋夫少上林尉張釋之稱周勃張相
如文帝乃悟夫辯於口虎圈齋夫之徒也難以觀賢以敏於筆

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
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
於官曹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請讞蓋世優者莫過
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
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
不苛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黨也難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弘
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
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
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
降志辱身爲賢乎是則避世離俗長沮桀溺之類也雖不離俗
節與離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
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銓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

貢讓而止善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庸有
損推行之節不得常清眇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也
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
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
如也容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三
能仁且忍辯且詘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爲也孔子
知所設施之矣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操
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
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污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人
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
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

功見效則謂之賢若此甚易知賢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據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獨有難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誤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稱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聖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曉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故眞賢集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盛之寵遂專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闔巷之間貧賤終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舉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矣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惡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

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然否之。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謀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審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雖訥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矣。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醜而不違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以，才能飭之。眾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飭，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眾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獨識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誤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賢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銓疑疑，無不

定與世殊指雖言正是眾不曉見何則沈溺俗言之日久不能
自還以從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眾所非離俗之禮爲世所譏
管子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
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刺
異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鮮和歌
與聽言同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
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畔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禮爲非曉
禮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堂堂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
則不得見口談之實語筆墨之餘跡陳在簡筴之上乃可得知
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業以知孔子能王之
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
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軌而殊名賢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周

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如周道不弊孔
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
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周道弊孔子起
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僻之說以故見孔子
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
猶有遺言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顯作之
所起世間爲文者眾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
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割肉閭里
分均若一能爲丞相之驗也夫割肉與割文同一實也如君山
得執漢平用心與爲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
秋然則桓君山素丞相之跡存於新論者也

論衡卷二十七終

論衡卷二十八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空生虛說後儒信其
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趨為師教授及
仕汲汲競進不暇留精用心考實根核故虛說傳而不絕實事
沒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目
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為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
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
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
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傳於倪寬至孝宣皇

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
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
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尚書於墻壁
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
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
獻之成帝帝出祕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
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
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
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
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

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滔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
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譏青臣之頌謂之爲諛
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
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
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
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知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
若此言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
獨遺邪夫伏生年老晁錯從之學時遺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
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
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
斗矣故二十九夫尚書滅絕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
乎宣帝之時得佚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
有法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
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獨有法也蓋俗儒之說
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殘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
數立取法之說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夫經之有篇也猶有
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
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
有所法也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而存三百篇
猶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
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

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道備善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陵敵伐寇橫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眾萬二千猶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肖以遭禍是故經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彼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窮理盡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種類相從科條相附殊種類異類論說不同更別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改則篇更據事意作安得法象之義乎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

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
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
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
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
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
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
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
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
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白據三
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
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
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

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如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夫聖王起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象十八章究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眞作八卦也伏羲得八

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
信一文使夫真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
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損
益之制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後論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
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則亦疑今易未必爲周
也案左邱明之傳引周家以卦與今易相應始周易也說禮者
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
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
殷禮未絕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
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尙書春秋
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
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
行勅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
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
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
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
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
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
文讚或是或誤說論語者但知以剝解之間以纖微之難不知
存問本根篇數章曰溫故知新可以爲師今不知古稱師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

杞魯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乘禱杞同孔子因舊故之名以號春秋之經未必有奇說異意深美之據也今俗儒說之春者歲之始秋者其終也春秋之經可以奉始養終故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爲上所爲下所書授事相實而爲名不依違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聖之意矣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若今時縣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微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輒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徑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馮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爲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爲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尙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爲秦漢之爲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爲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嶽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我者用也我其用之爲天子也文爲天子也文又曰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觀

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爲
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
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
總錄二公之事眾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
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臯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別堯
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獄舉之心知其
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
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
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
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爲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誠而不存曲折
失意使僞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
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爲說證經之傳

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尙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
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
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扎爲文
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爲文實行爲德著之
於衣爲服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
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皖者
大夫之簪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
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
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輪龜知背負文四者體
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

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
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
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
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
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沔物
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
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爲優或曰
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
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爲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
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爲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
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

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其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異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爲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窺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誦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爲賢案古俊又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遺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于乘歐陽公孫不遺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厓能顯其名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眾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

庸人積閑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數文王曰昃不暇食周公一
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爲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
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
郎之宮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
雲爲相賦立不工籍答曰文王曰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
周公一沐三握髮爲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慮
間也周法濶疎不可因也夫稟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爲間作
不暇日哉感僞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商鞅相
孝公爲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
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
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
則筆不利器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

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倚着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通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槃解輔傾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爲也夫有所偏有所沉則有所自篇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爲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

一旦二也。蜚彈雀則失鵲，射鵲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竝見。人材有兩，爲不能成一使，于將寡刺而更擊，蜚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爲政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爲高祖，旣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書者也。出口爲言，著文爲篇，古以言爲功者多，以文爲敗者希。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爲過，不以書有非，使客作書，不身自爲。如不作書，猶蒙此章章之禍。夫古今違屬，未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爲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蚤信公子，非國不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

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爲也春物之傷或死之也殘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爲道玉屑滿篋不成爲寶前人近聖猶爲蕞殘况遠聖從後復重爲者乎其作必爲妄其言必不明安可採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探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爲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彼見經傳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雖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

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鼂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爲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最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爲篇樂須不驩禮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興無異書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爲本經亦爲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爲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爲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二十八終

卷二十八

論衡

七

論衡卷二十九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
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
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
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
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
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
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沉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
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
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實胡毋

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寅胡毋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尙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瀆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

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疆主弱一作威
敵公嘗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
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
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
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
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
川遇玄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
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
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
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
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
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雖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
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
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
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
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修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
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說
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
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
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
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雩龍之事鴻
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始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謂馬子長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識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無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擊之始闢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於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

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騶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眾馬絕迹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騾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

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并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
絲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
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譏其操新
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
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
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
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
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
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
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
終傳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
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

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
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觀奇見益不爲古今變
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併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
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
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
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
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匡濟薄俗
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
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
求毫毛之善貶織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與王道備所以

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
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
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
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爲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
賈之語不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
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
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則道術之
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
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
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
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宣化
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

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
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
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
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
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
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
事爲美盛盛溢作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
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不絕則文載竹帛
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
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
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
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

亂於僞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
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
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
動胸中之靜氣賊年損壽無益於性禍重於顏回違負黃老之
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露而旨直辭姦而情實其政
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間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
以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
人君遭弊改教於上人臣愚惑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教從矣冀
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後字華僞之文滅
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純誠一作純厚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
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

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鄒伯奇檢
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鄒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造端
更爲前始未有若蒼頡作書奚仲作車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
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
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猶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
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世俗之書訂其真僞辯其實虛
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詰而難之文吏就
獄卿之事覆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儒生文吏謂作乎上書奏記
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今作書者猶書奏記說發胸臆文成手中
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孟年中
州頗歎潁川汝南民流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
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困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酒

糜五穀生起盜賊沈酒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禁民酒邊題
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
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乘而楚之檇杌魯之春秋人
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揚氏之玄卜氣號不均也由
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論衡政務同一趨也漢家極筆墨
之林書論之造漢家尤多陽成子張作樂揚子雲造玄二經發
於臺下讀於闕掖卓絕驚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譏
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曉見
然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祖經章句之說先師奇說之類
也其言伸繩彈割俗傳俗傳蔽惑僞書放流賢通之人疾之無
已孔子曰詩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論也玉亂於
石人不能別或若楚之工尹以玉爲石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誅

是反爲非虛轉爲實安能不言俗傳旣過俗書又僞若夫鄒衍
謂今天下爲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淮南書言共工
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堯
時十日並出堯上射九日魯陽戰而日暮援戈麾日日爲卻還
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心瀆涌筆手擾安能
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輒立證驗若太史公
之書據許由不隱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讀見之者莫不稱善
政務爲郡國守相縣邑令長陳通政事所當尙務欲令全民立
化奉稱國恩論衡九虛三增所以使俗務實誠也論死訂鬼所
以使俗薄喪葬也孔子徑庭麗級被棺斂者不省劉子政上薄
葬奉送藏者不約光武皇帝草車茅馬爲明器者不姦何世書
俗言不載信死之語汶濁之也今著論死及死僞之篇明死無

知不能爲鬼冀觀覽者將一曉解約葬更爲節儉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苟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奚仰之車世以自載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桀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譏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責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采爵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發作囚罪其身歿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猶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齊世宣漢恢國驗符盛衰須頌之言無誹謗之辭造作如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二十九終

卷二十九

論衡卷三十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幾世嘗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橫道傷殺怨讐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賈販爲事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卽充父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未復與豪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奇之六歲教書恭愿仁順禮敬具備於莊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非閭里未嘗讓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袒謫或

以書醜得鞭充書日進又無過失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尙書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尙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若詭於眾極聽其終眾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微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薦未達解已進者過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恥以材能爲名眾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對在鄉里慕遷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汗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懷恨貧無一畝庇身志佚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秩意若食萬鍾得官不欣失位

不恨處逸樂而欲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淫讀古文甘聞異言
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早年雖幼稚行
苟離俗必與之友好傑友雅徒不泛結俗材俗材因其微過輩
條陷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罪見
陷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膏舌鄒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完
全之行不宜爲人所缺旣耐勉自伸不宜爲人所屈答曰不清
不見塵不高不見危不廣不見削不盈不見虧士茲多口爲人
所陷蓋亦其宜好進故自明憎退故自陳吾無好憎故默無言
羊勝爲讒或使之也鄒陽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稱命孟子言天
吉凶安危不在於人昔人見之故歸之於命委之於時浩然恬
忽無所怨尤福至不謂已所得禍到不謂已所爲故時進意不

爲豐時退志不爲虧不嫌虧以求盈不違險以趨平不嚮智以
干祿不辭爵以弔名不貪進以自明不惡退以怨人同安危而
齊死生釣吉凶而一敗成遭十羊勝謂之無傷動歸於天故不
自明

充性恬澹不貪富貴爲上所
知貶黜抑屈不恚下位比爲縣吏無所擇避或曰心難而行易
好友同志仕不擇地濁操傷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過
孔子孔子之仕無所避矣爲乘田委吏無於邑之心爲司空相
國無說豫之色舜耕歷山若終不免及受堯禪若卒自得憂德
之不豐不患爵之不尊恥名之
不白不惡位之不遷垂棘與瓦
同積明月與礫同囊苟有二寶之實不害爲世所同世能知善
雖賤猶顯不能別白雖尊猶辱處卑與尊齊操位賤與貴比德

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眾人蟻附廢退窮
居舊故叛去志俗人之實也故閑居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
人觀書而自覺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譏謂之淺等曰以聖
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上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故其精
說於趙而李兌不說商鞅以王說秦而孝公不用夫不得其意
所欲雖盡堯舜之言猶飲牛以酒啖馬以脯也故鴻龐深懿之
言關於大而不通於小不得已而強聽人胸者少孔子失馬於
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怒馬則諧說而懿俗曉露之言勉
以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勦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
也且禮有所不待事有所不須斷決知辜不必臯陶調和葵韭
不俟狄牙閭巷之樂不用韶武里母之祀不待太牢既有不須

而又不宜牛刀割雞舒戟采葵鉄戟裁簪益益酌卮大小失宜
善之者希何以爲辯喻深以淺何以爲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
之所宜故文能爲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
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僞書俗文
多不實誠故爲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
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
日彌久以爲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人骨不可自解故作實
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僞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
龐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辨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沈案經藝之
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

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
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沈難測譏俗之書欲
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爲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爲復然豈材有
淺極不能爲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軌轍也答曰玉隱石間
珠匿魚腹故爲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隱乎
猶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
其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
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
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
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于卒見父母不
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
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

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
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
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
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獄
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爲良吏夫口論
以分明爲公筆辯以荻露爲通吏文以昭察爲良深覆典雅指
意難覩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
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
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
皇讀韓非之書嘆曰朕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
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嘆之有夫筆著者欲其
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

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眾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譏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刺於俗不合於眾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尙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僞而存定其真如當從眾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啖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贊俗之曰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爲人悲禮舞於趙爲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

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
猶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眾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
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
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爲戾又不美好於觀
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
書文無瑕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
書之美文雖眾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
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
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辨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
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姦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
意淺小滔穀干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澹

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乖不合焉敢譴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瓊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爲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僞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

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尙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爲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爲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爲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爲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爲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爲用則多者爲上少者爲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爲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寡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爲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眾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眾指

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於以十策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稱事眾文不得稱事眾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謹呵也河水沛沛比夫眾川孰者爲大蟲蠶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爲多

充仕數不偶而徒著書自紀或虧曰所貴鴻材者仕宦偶合身容說納事立功立故爲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眾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浙見圍削迹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

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
 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
 行墨食干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
 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
 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蹠比迹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
 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
 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
 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
 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
 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滴一有窟字而泉出富材羨
 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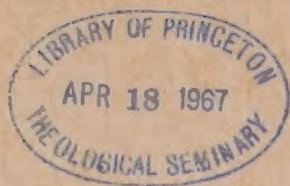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

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
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眾而突出曰怪吾子
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涂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
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烏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
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
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水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
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
迹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
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
達母驪犢駢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勝奇人勝讀爲妨鯀惡禹聖叟
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
翟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適出君山更稟於元故

能著文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辟詣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筆札之思歷年寢廢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懸輿仕路隔絕志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儔倫彌索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歷數冉冉庚辛域際雖懼終徂愚猶沛沛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適食則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適輔服藥引導庶冀性命可延斯須不老旣晚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孰使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唐下臻秦漢而來折衷以聖道析理於通材如衡之平如鑑之開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詳該命以不延吁歎悲哉

論衡卷三十終



Folio
PL2716
.W24
v.6

